



# 從海島的豆莢發芽： 訪陳淑瑤

Sprouting from the Islands:  
Interview with Author Chen Shu-Yao

文 | 張皓棠、陳淑瑤 · 繪 | Ivy

詩人及詩作，讀著讀著，進而用很好的心情和腕力去抄詩，將鍾愛的詩集中在小珠寶盒內，以便攜帶。實在抄不來，我想去買那本詩集，發現它已經絕版了，連這樣我都覺得很美好。很多事有所謂二度傷害，對詩你會有二度喜愛。

經常讀詩或許能琢磨文字，但琢磨更多的是自己的心態，曾相知的友人怎麼就無話可說不相往來了，這有點難以釋懷，有一句類似詩的句子在心底吟哦：「我已退出江湖、退出妳的江湖」，僅此一句，再沒有第二句了。

## 您通常是在哪裡寫作呢？ 有沒有屬於您的靈感角落？

有指定的功課要交，或者特別需要出走，我才會去咖啡館，很不常，所以很珍貴珍惜。我喜歡空曠一點的咖啡館，前後兩間咖啡館，一鄰近大學，一在大學校園裡，在我寫了一篇〈咖啡館〉之後，那我認同的第一家咖啡館消失了，現在第二家正被新建物節節逼近，除了聽取大型機具重擊地殼的鑿地聲，還得忍受斷水必須過馬路去公廁的危害，櫃檯小姐告知來客停水，卻沒有事先知會我，大概覺得我能忍受吧，喜歡上一間咖啡館就得遭遇這種損失。

絕大部分書寫都是在家中完成，年輕時可以坐在床沿背靠枕頭紙本放腿上寫，要不就趴著寫，床是一座寫作的島嶼，現在肩頸脊椎不堪折騰，得乖乖待在桌椅上「創坐」。從我入住這屋子即看好靠陽臺紗門邊那面牆，可以用來擺一張寫字小桌，等了好多年家中無處可去終於開闢出這一塊背對整個家居，面壁的小區，頭一歪，便能看見陽臺外的風吹草動，冬日或者雨天，光線不足時，入座前必須先將書桌左轉成與牆壁垂直，隨著傍晚日黯，一步步挪移，推至紗門前，這裡很適合我躊躇不前、塗塗改改。

受訪者

### 陳淑瑤

出生於秋天的澎湖農村，愛好藝術、花草樹木，曾就讀馬公高中、輔仁大學，著有《雲山》、《魔以》等6本小說，散文3本：《瑤草》、《花之器》、《潮本》。

撰文者

### 張皓棠

現為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，專長是現代詩、跨媒介研究、文學改編電影跟打掃研究室。著有《噪音：夏宇詩歌的媒介想像》。

## 2023年您以《魔以》獲得臺灣文學獎金典獎，「魔以」作為某嶼的稱呼，而「嶼」或說「離島」可說是您創作史中經常回返的核心所在，能否談談您歷來書寫嶼的契機、過程、轉折與體悟呢？

巴斯特納克有一詩句：「宇宙的淚水藏身於豆莢」，那些有人類和生物居住的小島小嶼恰似一顆顆奇形怪狀的豆莢。我們太習慣自我中心了，臺灣是本島，澎湖、綠島是離島；到了澎湖，望安、七美、吉貝成了我們指稱的離島。離島這兩字透露著附屬、次要、邊緣、疏離、遠方。我的創作一路踐踏著離島的道路，從海島的豆莢發芽，第一個短篇小說〈女兒井〉，再到《地老》，然後是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流水帳》；以故事的時代背景而言，《流水帳》古早於《地老》。2004年出版的《地老》是這些作品當中最「近代」的，那時我以為每十年就有一輪地老，每十年就有一本記載離島存在的地老，殊不知土地和時間從來不等人，人用各種方式加速它，三年五載便地老了一回，我落下了一大段的空缺，建設那麼多，毀壞那麼多，日新月異，變遷那麼多。當我試圖以《魔以》update 今之離島，返鄉的同時也等於承認自己已變成一個異鄉人，被迫的轉折，看看《魔以》裡面的人，返鄉似乎得換個腦袋，換個人生，重新來過，有一種誰都無法駕馭的荒謬。如同我在寫這本書時有許多執意，產生一些問題是我不自知的，直到出版，拿遠一點看它，才知道問題所在。

## 您曾提及過，生活中閱讀的經常是詩，也想在小說裡寫詩。可以分享一下平常閱讀詩作的習慣嗎？詩又啟發了哪些您對書寫語言的琢磨呢？

聽到有人說《魔以》有一些地方讓人搞不清楚狀況，竟然情急之下拿詩來做擋箭牌，這麼傻氣自己都覺得好笑。我曾經好奇寫詩是不是比較不傷身，只知道讀詩比較不傷眼，讀詩有回音有對話，疲勞時對語言不耐煩時，更是一種很好的心理按摩，它像枕頭一樣既柔軟又有一股支撐力。

我所喜愛的詩比如擦淡山的線條的雲霧，可遇不可求的彩虹，似乎自然生成。詩裡面沒有大驚小怪，是理想的降落傘。

我從來不做詩的功課，我喜歡碰巧偶然，在副刊剪下一小框或一窄長條的詩，不拘中文創作或翻譯，或者在圖書館架上信手捻來，或者見到幾句引用而想認識這位